



中国首部哥特式童话

Aural Pets
and Housewife

灵宠主妇

苏 想◎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灵宠主妇

Aural Pets
and Housewife

灵宠主妇

11 11 11



11 11 11

Aural Pets
and Housewife

灵宠主妇

苏想◎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宠主妇 / 苏想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80225-947-8

I. ①灵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0831 号

灵宠主妇

苏想 著

责任编辑: 许 彬

封面设计: 汝果儿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387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一版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947-8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《灵宠主妇》这个故事创作于我女儿小瓜一周岁的时候,它不同于我别的作品,是简单的。在语言上,孩子和大人都能听得明白。本来,我只想写这一本,给我的女儿作为礼物,谁知道,在写的过程中,与很多的读者和朋友有了共鸣,他们鼓励着我,于是,我又一气呵成写了《灵宠主妇Ⅱ》。

《灵宠主妇》是一场快节奏的历险,而《灵宠主妇Ⅱ》则是一个慢舞步的梦。这两个故事包含了许多童真的情愫,念起来,就像孩子们的床前故事,但同时,又囊括了许多现实中成年人的无可奈何。

有的人说,故事读起来,温暖却哀伤,让人想起了许多以为已经忘记的,像是矛盾的,却在看完之后感慨的时刻,又清醒了许多。对于这些说法,我万分感激,因为,我没想到,这两本最初起源于我为女儿写故事的想法而产生的小说,会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,或者,真的就像《灵宠主妇Ⅱ》中王一树所说:我们蒙蔽了自己的眼睛,就真的以为,自己已经尘埃满头。

其实,尘埃满头,那并不是事实,只要,我们睁开眼睛就好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 子 /001
Chapter.1 红皮鞋 /003
Chapter.2 老家 /037
Chapter.3 离魂 /053
Chapter.4 绑架 /069
Chapter.5 宝石山下 /089
Chapter.6 年的礼物 /113
Chapter.7 家有仙妻 /129
Chapter.8 想灵 /157
Chapter.9 抓龙人 /191
Chapter.10 分身 /229
Chapter.11 莲湖幻境 /285
Epilogue 1 不是结局的结局 /304
Epilogue 2 王金贵版结局之世外 /308
番外 1 小丑的由来 /313
番外 2 草猫心经 /318
后记 /330
《灵宠主妇 II》精彩预告 /333



一封 信

我问：“小丑，你为什么叫我妈妈呢？”

小丑说：“喜来、喜宝就叫你妈妈呀。”

我说：“他们是我的孩子呀。”

小丑说：“我也想当你的孩子。”

它又说：“妈妈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

她

今天下雪，我又写了一封信。

我还是不知道，该寄往哪里。

写信，在现今是挺老土的事了吧，连喜宝都会上网了。

但是，我记得你曾经把一张符邮寄到我家的事。

我还记得，那个邮递员，是只四脚蛇。

你知道吗？这只壁虎现在住在我家了，吃得多，和死猫一样，喜欢晒太阳。

你知道吗，山里面的阳光，比城市里光亮许多，就算在冬天，也是暖和的。

今天，我换水的时候，小丑的爪子似乎动了动，这是个好现象吧，我很高兴。

我想告诉你，所以，写下了这些字。

你，好吗？

我明明知道，你离我很远，但是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就好像站在门口，只要一开门，我就能见到你了呢。

其实我知道，有时候，只一步的距离，就是万水千山。

我要买个大盒子了，信太多，已经塞不下了……

他

下雪了。

我躺在床上,可以看到窗外飘扬的雪花。

有风,阿史想把窗户关起来,我制止了。

随着吹进来的风,有一些雪花飞进来,空气里有清凉的味道。我伸出手,我知道,我接不到它们,我只是,想试试。

我在想,你那里,是不是也在下雪呢? 还是,出着一个暖融融的太阳?

我伸出手指,凭空画了一朵雪花的样子,我想带个信给你,很想。

但是,还是不打扰你了。

其实,看不看见,知不知道,又有什么要紧呢。

离得再远,我知道,你还在,你知道,我也还在,就行了,不是吗?

你不会记得,在很久很久以前,这些话,是你告诉我的。

那时候,漫天的杨花,就和这雪花一样,轻轻落在你衣衫的肩头。

你的手指有一些凉,你轻轻擦去我的眼泪。

你说:同一天下,并无分离。

那时候,我还是个小孩子。

很多很多年,我一闭起眼睛,就能看见你的眼睛,清澈得像树林里蜿蜒的溪水,任春风拂面。

到今天,仍是一样,纵使人世的尘埃蒙头,但我仍然一眼,就认出了你。

你不认识我了,不要紧。

我不能在你身边了,不要紧。

是你说的,并无分离。

你,早已住进我心里了。



Chapter.1

红皮鞋

小丑跟着喜来喜宝叫我妈妈,虽然它自己说,它已经七百多岁了。

小丑只和我一个人说话。

小丑会看天气。

有时候它会和我说:“妈妈,该收衣服了。”

收了衣服,就下雨了。

【1】

我叫王美娜,28岁。读书一般,所以没考上大学。

20岁结婚,老公是我哥哥的高中同学;21岁生女儿后,就一直在家带孩子;24岁,又生了一个儿子。

总的来说,我前二十八年的生活,虽然平淡无奇,也还算比较完满。

所以这两年我的高中同学陆续结婚时,一般都请我布置新房间,因为我就是老法上说的全乎人:父母全,夫妻全,子女全。

这一天,我带着两个捣蛋孩子,去同学李颖的婚礼上帮忙。

李颖是我的高中同桌,十几年的情谊了,知道她结婚,我是很高兴的。

赶到宾馆的时候,婚庆公司的人已经到了,已经在套房里贴喜字。不一会儿,李颖的表姨到了,把滚床的桂圆花生什么带来,我帮着拆包装,撒到双人床上。

儿子喜宝兴奋地要跳上去,被我一把抓住,拍了下屁股说:“把鞋子脱掉,别把新床铺搞脏了。”

喜宝把鞋子踢掉,爬上去青蛙跳,嘴巴里叫着:“妈妈你看,我厉害哇!”

表姨在旁边笑:“好好好,多跳跳,让你阿姨以后也养个大胖儿子!”

我无奈地摇头,去捡地上被儿子甩得左一只右一只的鞋子,不忘嘱咐坐在旁边沙发上玩压床娃娃的女儿:“喜来,别把阿姨的新娃娃弄坏了!”

“晓得了,妈妈你老烦的!”喜来7岁了,上学以后就觉得自己是大人了,有了点小脾气。

我把喜宝的鞋子放到床前面,忽然看到床底下有一双大红色的高跟鞋。

我问表姨:“新娘子的新鞋子也拿过来了?”

“没呀,这个是她妈妈拿的。”

“那这是谁的?”我转头指着问,可是古怪的是,刚才那清清楚楚的一双红皮鞋,却不见了。

婚礼进行得很顺利。等李颖敬完酒,我却忽然不想去闹洞房,托词有小孩子,

就告辞回家了。

才八点半。

我打算去乘地铁，喜来却忽然想起来明天有美术课，但她的水彩颜料不多了。

南京路就在旁边，地下商城里有个比较大的超市。

我牵着两个孩子进去。

喜来的主意大，在一排颜料前比来比去，喜宝则在另一个货架旁看玩具。

这个钟点超市里的人并不多，我站在超市明亮的灯光下，心里无来由地有点发冷，因为整个晚上，那双骤然消失的红皮鞋的影子，总狐疑地在我脑中闪现。

喜来选好了，喜宝也抱着一把塑料枪。

我说：“喜宝，你有好多把玩具枪了。”

“这把是我送给小丑的。”儿子的眼睛眨着，充满期冀地看着我。

小丑是我家的宠物。

我叹口气，说：“小丑不会玩枪。”

“我会教它的。”

“不行。”我看看表，已经九点多了。把枪抢下来，放回货架上，说：“妈妈帮姐姐买颜料，没钱买枪了。”

喜宝哇的一声哭了，跑过去把枪抱在怀里。

我说：“你哭吧，我和姐姐回家了，哈哈讲故事要开始了。”又说：“超市马上就要关门了，灯一关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。”

喜来看看弟弟，跟着我。

付钱的时候，喜宝抽抽搭搭地跟上来，终究放下了玩具。

他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告诉小丑，你不肯给它买玩具。”

太晚了，我决定打车回家了。

喜来看看车窗外的霓虹。喜宝睡着了。

我脑海中又闪过了那双诡异的红皮鞋。

儿子往我怀里靠靠，我捋捋他的头发，又觉得也许是自己想多了。

【2】

一大早醒来，我就听见喜宝在和小丑讲话：“小丑，我本来要给你买一把枪的，就和我们班小光头的一样的，但是妈妈抠门，就是不肯，只给姐姐买东西。以后我

们都不要睬她了。”

小屁孩还挺记仇的。

我翻身起来。

正好老公买豆浆油条回来。

“喜来快来，吃好跟爸爸走！”老公坐下来啃油条，看见我走到卫生间，说，“我想你昨天蛮累的，早上就没叫你。”

我笑笑，拿了梳子梳头，问：“昨天你几点到家的啊？我睡的时候你还没回来。”

老公咽了一口油条，说：“是个重要客户，就搞得晚了点儿。”

我“哦”了声，这时喜宝翻着一堆早餐，不满地嘟嘴：“爸爸，你没买小丑的葱油饼啊！”

“今天卖饼的没出摊，你喂油条吧。”

“小丑每天都要吃葱油饼的呀！”喜宝不高兴了。

“好了，等会妈妈带你去幼儿园，回来的时候到联华超市给小丑买。”我从微波炉里把牛奶拿出来，说，“温度正好，快喝。”

喜宝喝得咕嘟咕嘟，男孩子总是脾气急，不像喜来，吃东西小口小口，很有腔调。

老公说：“喜来，快点儿，要来不及了。”

喜来说：“我们张老师讲，吃东西不能太快，否则对身体不好。”

对喜来来说，班主任张老师讲的话，一句抵我们十句。

七点半，老公上班，顺便带喜来去学校。

八点，我送喜宝上幼儿园，顺便买菜。

九点多，我接到李颖的电话，说昨天谢谢我帮忙。

我说：“昨天一切都好吧？”

李颖大概想歪了，说：“好什么呀，昨天都累死了，闹到11点多，客人一走我们倒头就睡着了，我老公昨天喝多了，现在还没起来。”

“还在酒店啊？”

“嗯，最晚十二点退房。”

外面阳光明媚，我想，大概真的是我想多了。

我把葱油饼捏碎，喂给小丑吃。

小丑是一只乌龟。

我旅游时带回来的。

老公把阳台的水斗改改，成为它的家。

本来小丑是吃饲料的，一次喜宝喂葱油饼给它吃，从此它就只吃葱油饼了。

小丑咔嚓咔嚓吃掉一个葱油饼，抬起亮晶晶的小眼睛，问：“喜宝要买什么枪？”

小丑会说话。

第一次听到小丑说话时，我也吓了一跳。

然后，躲在角落想了半天，发着抖把它放到塑料袋里扔掉了。

喜宝从幼儿园回来，哭得一塌糊涂。

我骗喜宝小丑逃走了，保证明天买只更漂亮的巴西彩龟给他。

喜宝说什么都不要。

喜来对老公说：“爸爸，妈妈怎么不逃走呢？我想换小荷姐姐当妈妈，她比较漂亮。”

老公说：“妈妈就是妈妈，怎么可以换呢？”

喜来说：“那小丑就是小丑，巴西彩龟怎么可以代替小丑呢？”

我看了眼女儿，喜来会用“代替”这个词了。

喜宝一再说小丑不会逃走，一定是迷路了，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角角落落地找，找到半夜三更，趴在地板上睡着了。

老公把儿子抱起来怪我，怎么会让乌龟逃了。

我没敢把乌龟会说话的事告诉老公，说了，他也不会相信。

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

但那天早上在阳台上晒衣服，我明明就是听见乌龟口齿清楚地说了一句：“今天的葱油饼太好吃了。”

小丑被我扔掉的第三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那只乌龟流着泪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把我扔掉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老公打开门，发现小丑灰头土脸地趴在门口。

喜宝开心了，早饭啃了两个大饼，去幼儿园的路上不停地嘱咐我：“妈妈，你看好小丑啊。”

回到家，我看着小丑，发现它的小眼睛，真的泪汪汪的。

我鼓起勇气拎了一把菜刀比画着，对小丑说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！”

小丑说：“我就是个乌龟。”

我说：“乌龟怎么会讲话？”

小丑说：“很多乌龟都会讲话。”

我说：“我可没见过别的乌龟会讲话。”

小丑说：“那是它们不愿意和你讲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和我说？”

小丑说：“我不想和你说的，是不小心漏出来的，以后我可以不说。”

小丑又说：“其实你们人胆子很小的。”

我想了半天，决定把小丑留下来。

主要，还有那么一丝好奇。

我把刀挥了挥，说：“如果你干坏事，我就把你杀掉炖汤！”

小丑把头缩进壳里。

小丑跟着喜来喜宝叫我妈妈，虽然它自己说，它已经七百多岁了。

小丑只和我一个人说话。

小丑会看天气。

有时候它会和我说：“妈妈，该收衣服了。”

收了衣服，就下雨了。

小丑爱学习，小孩子们不在的时候，它会叫我把它放到沙发上，拿书给它看，自己用小爪子翻书。

小丑最喜欢看的是《周易》，我爸爸年轻时喜欢看这类书，而我是拿来夹邮票的。

有时候小丑看我做家事，会和我：“妈妈，你干活辛苦了。”

总的来说，除了会说话这点惊世骇俗之外，这只乌龟还是蛮讨人喜欢的。

现在，小丑问我：“喜宝想买什么枪？”

我说：“跟他现在的几把差不多，自己想买，还说是买给你的。”

“那还是不要买了，不要浪费钱。”

小丑比喜宝懂事多了。

小丑说：“妈妈，你有心事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看你刚刚讲电话，表情很奇怪。”

高跟鞋的事，又在我脑中浮现。

“小丑，”我问，“你说如果看见一个东西，没人拿走，它又不见了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小丑眨眨小眼睛问：“妈妈，你看见什么东西不见了？”

我把红皮鞋的事告诉小丑。

接触了一段时间，我知道，小丑其实懂得蛮多的。

“也有可能，是我看花眼了。”我说，“发现鞋子不见了，我就没敢再仔细看。”

“有可能。”小丑说。

【3】

礼拜天爸爸妈妈要来看我们。

老公说，要不出去吃吧。

我说还是自己烧吧，都是家里人。

喜来在旁边点头说：“饭店的菜有好多味精，小朋友吃了脑子要笨掉的。”

真不知道又是谁告诉她的。

“不过妈妈烧菜真不好吃。”喜宝说。

我说：“妈妈去买排骨，外婆来了烧糖醋小排给你们吃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小孩子们开心了。

我去菜场买菜，半路上接到一个电话。

是高中同学周彬，他儿子要上幼儿园了，打听一下具体情况。

周彬说：“我家对口的幼儿园和你家喜宝上的是一个牌子的，你家上的是二分部，我家是三分部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，听说有艺术课的？”

“还好吧。”我想了想说，“里面有教画画，不过我家喜宝不太喜欢画画。”

“如果不怎么样，我就把我儿子的户口迁到丈母娘家去，她家对口的幼儿园是双语的，听讲很好的，就是学费贵点儿。”

“你自己看吧。”我说。其实喜宝上这家幼儿园，原因就是离家近，接送方便。什么艺术双语的，我还真没考虑过那么多。

这大概，就是生一个和两个的区别了。

周彬又说：“哦，忘了问你，你知道吗，李颖的老公，昏迷了！”

“啊？”我吃了一惊，“怎么会啊？”

“就在我们医院，好像是结婚那天酒喝得太多，第二天就脑溢血了！直接从宾馆送进来的，李颖都快哭死了！”

回到家，爸妈已经来了。

我把李颖的事情讲了，大家都一阵歉疚。

我说：“你们讲我要不要去看看？”

我妈讲：“是蛮可怜的，不过人家都没告诉你，你去好不好啊？”

老公也说：“是啊，说不定李颖不太想让人家知道，否则你们关系这么好也不讲？再说，你去了也帮不了什么忙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这时候喜宝拎着小丑，喜来正把爸妈带来的芝麻糖喂给它吃。

我看一眼小丑，它也看着我。

第二天，小丑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是不是很担心你同学啊。”

我没接话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又想起了那双让我头皮发凉的红皮鞋，心里的感觉很怪。

或者，这些只是巧合，我想。又想，李颖的命，真是蛮苦的。

一个多月后，李颖打电话给我，将事情大概说了。声音听上去比较憔悴。

她老公已经出院了，但半边身体瘫痪了。

李颖说：“美娜，我们见个面吧。”

我们约在肯德基见面。

我进去的时候，李颖坐在儿童乐园旁边的位子上，脸色很差。

一群小孩在旁边玩得很疯。我走过去说：“要不换个地方坐，这里太吵了。”

李颖摇摇头：“就这里吧，比较有人气。”

我看着她，觉得她憔悴了好多。

李颖说：“现在他们家，背地里都怪我那晚没照顾好他，话讲得很难听。我老公的脾气也变得更怪，老是挑我的错。今天又吵架了，我就跑出来了。”

我同情地拍拍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李颖说：“美娜，你说，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呢？”

李颖真的比较倒霉。

读大学的时候，李颖交的第一个男朋友，被车撞死了。

这件事让李颖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直到去年，遇到现在这个老公，才有了重新来过的念头。

这个老公，虽然比李颖大了将近一轮，但对她非常好，经济条件也不错，我们所有的朋友，都替李颖开心。

谁知道，又遇到这样的事。

李颖说：“有时候我想想，真想自杀。”

我忙说：“你千万不要这样想，你爸妈就你一个女儿，你不管他们啦！”

李颖说：“说到我爸爸妈妈，倒跟我提过叫我离婚的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很惊讶，李颖的父母是十分传统的人。

“倒不是因为他瘫痪了，医生说通过理疗锻炼，还可以恢复一部分机能。”李颖解释说，“主要是他的态度，上次我爸妈来看我，我们正在吵架，他讲的话很伤人，我妈妈去劝，他连我妈妈都骂了，还乱扔东西。我妈说，这种日子不是人过的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妈妈讲的也有道理。我觉得，你看起来精神不太好。”

李颖说：“是，我这段时间，天天都很累，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”

晚上吃饭时，两个小孩又在饭桌上吵吵闹闹。

我一下子放下了筷子。

老公以为我生气了，拍拍桌子说：“快好好吃饭，看妈妈又要说你们了。”

我笑起来，说：“老公，我觉得我们一家，真是蛮幸福的。”

老公看着我，愣了下，笑了说：“哦，是啊。”

喜来对喜宝说：“咦，我汗毛都竖起来了！”

喜宝装腔作势地身体发抖：“是呀是呀，我快要冷死了！”

晚上我和老公很热情地做了一次爱。

老公说：“你今天怎么啦？”

我说：“幸福来之不易，我只是觉得要好好珍惜。”

老公笑说：“嗯，不过幸福的前提是物质基础，以后我要多赚点儿钱才好。”